

9

蘇

黃

門

龍

川

畧

志

蘇黃門龍川畧志

冊

三
...



蘇黃門龍川畧志目錄

第一卷

夢中見老子言揚雄好殺高郢嚴震皆不殺
燒金方術不可授人 養生金丹訣
慎勿以刑加道人



第二卷

醫術論三焦
趙生挾術而又知道

王江善養生

第三卷

與王介甫論青苗鹽法鑄錢利害
論推河朔鹽利害 議遣八使搜訪遺利

第四卷

許遵議法雖妄而能活人以得福

張次山因一婢知周高而刺配海島

契丹來議和親 議賣官麪與權酒事

江東諸縣括民馬

第五卷

議定吏額

放買撲場務欠戶者

不聽秘法能以鐵為銅者

王子淵為轉運使以賤價收私販乳香

辨人告戶絕事

言水陸運米難易

第六卷

享祀明堂禮畢更不受賀

戚里僕隸不得改官

皇后外家皆當推恩

李湜復議罷蒔竹

西夏請和議定地界

第七卷

議修河決

第八卷

陝西糧草般運告竭可撥內藏繼之

議罷陝西鑄錢欲以內藏絲紬等折充漕司

兩浙米貴欲以密院出軍闕額米先借

天子親祀天地當用合祭之禮

第九卷

董敦逸黃慶基言事不實並出知軍州

議除張茂則換內侍舊人

議奏薦門客

議賑濟相滑等州流民

第十卷

李昊言養生之術在忘物我之情

鄭僊姑同父學道年八十不嫁

費長房以符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

徐三翁善言人災福

蘇黃門龍川畧志目錄

蘇黃門龍川畧志第一

左迪功郎新授撫州宜黃縣主簿主管學事劉

信校正

夢中見老子言楊綰好殺高郢嚴震皆不殺

予幼居鄉閭從子瞻讀書天慶觀治平初在京師夢入三清殿殿上老子像高三二尺狀甚異能與人言問者非一也予亦謁而問焉謂予曰子知楊綰乎曰唐之賢相也子知高郢嚴震乎曰郢文臣震功臣也二人孰賢曰郢震雖賢其不及綰遠矣曰此人皆終尚書僕射然綰不至上壽而郢震皆耆艾乃死子知其說乎曰不知也曰綰好殺生而郢震皆不殺此其所以異也子其志之予夢中固不詳三人之然否也起閱唐書三人官秩壽考皆信獨不見好殺與否耳

燒金方術不可授人

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少好畫往往匹馬入寺循壁終日有二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平生好藥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爲精金老僧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君不爲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平生溺於黃白嘗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一

卷書曰此中皆各方其一則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一分軾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甘鍋中煨之鎔即傾出金沙俱不耗但其色深淺班班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人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慎爲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竟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旣失官至洛陽無以

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癱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也後十餘年謫居筠州有蜀僧儀介者師事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爲修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文祕其術問之不以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爲聰道其方大類扶風開元僧所傳然介未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

養生金丹訣

予治平末泝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真君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予問之曰予知金丹訣否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之者予佳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

變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內丹成則不能死矣然隱居人間久之或託尸假而去來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氣所能易也惟外丹成然後可以點瓦礫化皮骨飛行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爨絮而寘火其下無不焚者予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并而死既而五臟皆化爲黃金者又有服玉泉死於盛夏而尸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予之說信然哉後十餘歲官於南康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爲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期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藥成可服矣予謂公何以知其藥成也公曰抱朴子言藥

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真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疑矣予爲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公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

慎勿以刑加道人

予在王公君貺大名幕府嘗有丐者以大扇傷一婦人而盜其首飾於法爲強盜當死予訊之盜曰我乃學道者且善相手魏人多知我我非盜也問之衆人信然然盜狀明白不可諱予言之君貺君貺曰道人勿加以刑使來吾自訊之即曰此風狂人也釋之予退問丐者所從來曰我利州山峽民家子也少病癩父母棄我山中三日哭不絕聲嶺上有一人循微逕

而下顧憐我我告故曰吾家在谷中汝苟能從我爲我拾薪汲水足矣即起從之因教導引行氣數年癩疾良愈復謂我汝宿業厚當終身勤苦乃免於病此非汝所居出符乞勿與平人齒若美衣甘食則病復作矣然汝無以免饑寒者誨汝相手可以自養有餘即以與人勿畜也我遊四方久矣未嘗敢違其言也予以告君貺君貺善待之因爲與言吾昔登科謁退傅張公公曰君異日必貴有道人犯法慎勿刑也吾請其故公曰吾少以爲射洪令縣方捕劫盜弓手於山中執一人不知所從來曰此劫者也吾視其人非兇人也命脫械釋之官吏皆爭吾告之曰果劫也吾任其咎其人既得釋乃前問曰公何以知我非

劫山吾告之曰吾視汝非劫者且曰公真不可得
誠非劫而迹似之然我本學道有師在山後其徒僅
十人使我出市藥不幸而執今歸告師三日復出見
公矣如期即至曰我師竒公不凡使我召公入山學
道吾笑曰吾有官守妻子未暇從汝師其人曰我師
固知公未能也有藥在此可日服一丸藥盡我復來
見公藥可數合許貯以小合如其言服之藥盡其人
復至問藥安在曰服之盡矣其人驚曰此藥有毒他
人服之必病今不能病公公真竒人也今世必享上
壽貴極人臣若求白日上昇則來世矣吾曰此未嘗
以刑加一道人君既孰視予曰君亦貴人也勿忘張
公之言予應之曰諾後二年予爲戶部侍郎稅居張
公舊第之西偏見公諸孫道公將薨之歲有道人叩
門公見之曰此射洪故人也與之飲終日留藥遺公
退如逆旅蟬蛻而去服其藥則射洪所服藥皆下命
埋之第中三清堂後沐浴盛服卧帳中使妓奏琵琶
移時不止發帳視之公則蛻矣

蘇黃門龍川畧志第一

蘇黃門龍川畧志第二

醫術論三焦

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
之知單驤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
予與驤遇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驤既言其畧復歎曰
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今欲以
告人人誰信者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
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包以理主之三焦當如
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臟無形不亦
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
無形尚何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
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慾念不

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輸寫而去故號此府爲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爲齊州從事有一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於衛州聞高敏之遺說療病有精思予爲道驤之言遁喜曰齊嘗大饑群丐相齧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脉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其中出來脊而上貫腦意此即導引家所謂夾脊靈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爲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謬矣

王江善養生

丐者王江居宛丘喜飲酒醉卧塗潦中不以爲苦嘗大雪或以雪埋之其氣勃然雪輒融液遊於市中常髻角戴花小兒群聚捽罵之江嬉笑自若往往敗鬻餅餌晚不能售輒呼與共食入田舍父老招之食飲醉飽即睡婦女在側江不以自疑人亦信其無他也以此陳人敬愛之至畫其像事以香火劉述古爲西京漕至陳欲見江方入城江當道大罵劉亦不知其江也俾州撻之明日召江愧謝江笑曰罵運使受杖分也亦不謝士大夫知其異百計欲問其術輒佯醉極口罵終莫能問者熙寧中予爲陳學教授屢以酒邀之飲不甚多曰年老氣衰不能劇飲如往日矣大肉硬餅亦皆不食每欲啗輒中止而嚥若喉中時有

流水者然畏其罵不敢問也一日言及養生事江哂然欲罵予曰予以畏罵久無所問今日語適然耳非欲盜法也且吾欲學道開卷求之雖不盡得亦過半矣顧方溺世故妻孥滿目前雖使吕公來其如我何而況爾耶江笑曰君言是也予因曰吾決不問子術姑告我昔本何人緣何學道而已江曰我本考城人少亦娶妻家不事生業妻父屢譴我至加毆箠一日閉門不納我傍待其門者累日忽發憤棄之而遊少嘗舉學究能誦周易試之不遺一字久之太守陳述古招劔州李昊使作符禁昊爲人大言多誕欲見江江即逃去遂不知所在

趙生挾術而又知道

高安丐者趙生敝衣蓬
果嘗洗浴好飲酒醉輒毆罵其市人雖有好事者常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夫不敢近也然其與人遇雖未相識皆能道其宿疾與其平生善惡以此或曰此誠有道者耶元豐三年予謫居高安時見之於途亦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暮生來見予予詰之曰生未嘗求人而謁我何也生曰吾意欲見爾旣而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枕水以灌溉子骸經旬諸疾可去經歲不急雖度世可也予用其說信然惟急不能久故不能極其妙生嘗約予會宿旣而不至予問其故曰吾將與君出遊度君不能無驚駭或傷神故不敢

予曰生所遊何處曰吾嘗至太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此歸當不願仕矣予曰何故生曰彼多僧與官吏僧逾分吏囊物故耳予曰生能至彼彼亦知相敬乎生曰不然吾則見彼彼不見吾也譬如鬼耳鬼入人家鬼能見人而人不見鬼也自歎曰此亦邪術非正法也若能自養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之際不學而能然後爲正也予曰養氣從生說可矣至於養性奈何生不荅一日遽問曰君亦嘗夢乎曰然亦嘗夢先公乎曰然方其夢也亦有存沒憂樂之知乎曰是不可常也生笑曰嘗問我養性今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予矍然異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挾術亦知道者也生兩目皆翳視物不能明然時能脫翳

見瞳子碧色自臍以上骨如龜鼈息已下骨如鋒刃兩骨相值其間不合如指自言生於甲寅今一百一十七年矣家本代州名吉事五臺僧不終棄之遊四方少年無行所爲多不法與楊州蔣君俱學蔣惡之以藥毒其目遂翳然生亦非蔣不循禮槁死無爲也是時予見子瞻謫居黃州求書而往一見喜其樂易留半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之與興國知軍楊繪見而留之生喜禽鳥六畜嘗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居興國畜駿爲騾所傷而死繪具棺葬之元祐元年予與子瞻皆召還京師蜀僧法震來見曰震泝江將謁公黃州至雲巖酒家見一丐者曰吾姓趙頃在黃州識蘇公爲我謝之予驚問其狀良是時知興國軍

朱彥博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葬空無所有惟一杖及
兩脛在予聞有道者惡人知之多以惡言穢行自晦
然亦不能自揜故德順時見於外予觀趙鄙拙忿隘
非專自晦者也然其言時有合於趙蓋於道無所見
則術不能神術雖已至而道未全盡雖能久亦未可
以語古之真人也古書尸假之下者留脚一骨生豈
假者耶

蘇黃門龍川畧志第二

蘇黃門龍川畧志第三

與王介甫論青苗鹽法鑄錢利害

熙寧三年予自蜀至京師上書言事 神宗皇帝即

日召見延和殿授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時參
政王介甫副樞陳瑒叔同管條制事二公皆未嘗知
予者久之介甫召予與呂惠卿張端會今私第出一
卷書曰此青苗法也君三人閱之有疑以告得詳議
之無爲他人所稱也予知此書惠卿所爲其言多害
事者即疏其尤甚以示惠卿惠卿面頰皆赤歸即改
之予間謁介甫介甫問予可否予曰以錢貸民使出
息二分本以援救民之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
緣爲姦雖重法不可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

之費及其納錢雖富家不免遺限如則鞭笞必用
自此恐州縣事不勝繁矣唐劉晏掌國用未嘗有所
假貸有尤其靳者晏曰民僥得錢非國之福吏以法
責督非民之利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
知之不逾時有賤必出有貴必糶故自掌利柄以來
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又何必貸也晏之所言則漢
常平之法矣今此法見在而患不脩舉公誠有意於
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俟也介甫曰君言甚長
當徐議而行之此後有異論宰相告勿相外也自此
逾月不言青苗法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召議事
閱條例司所撰諸法皆知其難行而廣廉常上言乞
出度牒數十道鬻而依關中漕司行青苗事春利秋

以侔利與惠卿所造畧相似即請之以出施河北
而青苗法遂行於四方予在條例司王介甫問南鹽
利害對曰舊說有三而已其一立鹽綱賞格使官鹽
少拌和則私鹽難行其二減官價使私販少利其三
增沿江巡檢使私販知所畏若三說並用則鹽利宜
稍增然利之所在欲絕私販恐理難也介甫曰不然
但法不峻耳對曰今私鹽法至死非不峻也而終不
可止將何法以加之介甫曰不然一村百家俱販私
鹽而敗者止一二其餘必曰此不善販安有敗此所
以販不止也若五家敗則其餘少懼矣十家敗則其
餘必戢矣若二十家至三十家敗則不敢販矣人知
必敗何故不止此古人所謂鑠金百鎰盜跖不掇也

對曰如此誠不取矣但恐二三十家坐鹽而敗則起
爲他變矣一日復問鑄錢對曰唐開通錢最善今難
及矣天禧天聖以前錢猶好非今日之比故盜鑄難
行然是時官鑄大率無利蓋錢法本以均通有無而
不爲利也舊一日鑄八九百耳近歲務多以求利今
一日千三四百矣熙寧初止此間後又增二千矣錢
日濫惡故盜鑄日多今但稍復舊法漸正矣介甫曰
何必鑄錢古人以銅爲器皿精而能久善於瓷漆今
河東銅器其價極高若官勾鑄錢而鑄器其利比錢
甚厚對曰自古所以禁鑄銅爲器皿者爲害錢法也
今若不禁銅器則人爭壞錢爲器矣介甫曰鑄錢不
如鑄器之利又安以錢爲對曰人私鑄銅器則官銅

器亦將不售介甫曰是不難勒工名可也不對而退
其後銅器行而錢法壞

論權河朔鹽利害

張端與予同在條例司暘叔門下士也深非介甫論
事時對予深言予曰君如此意將何事曰河朔財賦
常患窘急然鹽獨未權今誠之利不貲矣予曰予
頃在河朔聞鹽本末稍詳河朔地鹹民刮鹹煎鹽不
買而足用周世宗常權海鹽共得三十萬緡民無死
者多法極苦之 藝祖征河東還父老進狀乞隨兩
稅納錢三十萬緡而罷權法 藝祖許焉今兩稅外
食鹽錢是已是時民於澶州河擅橋作感聖恩道場
父老至今能道之 仁宗朝王君貺爲三司使復議

權法未定君貺去職張安道繼之具本末以奏且曰
河朔歲有河隄國信之勞比之諸道爲苦恐不宜復
榷鹽以困之 仁宗驚曰朕不知也柰何重困河朔
生靈卿爲朕撰數句語朕將親批出使河朔人知此
意即批奏牘後曰朕恐河朔軍民斗食貴鹽所請宜
不行時賈魏公昌朝留守北京聖語至即刻石於府
圍騎山樓癭木亭上及賈公由并守魏而提刑薛向
密奏乞行榷法託以他事入議朝廷之賈公具知其
計及其還置酒邀之中食列至騎山癭木亭相對酒
五行無他語向顧見石刻知事已露遂不復議榷事
魏人以此深德賈公君柰何復言此論曰我初微聞
此不意君知之詳也即不敢措口然元豐間竟聽議

議遣八使搜訪遺利

陳暘叔雖與介甫共事而意本異所唱不深和之也
既召謝卿材侯叔獻陳知儉王廣廉王子韶程顥盧
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笑
知所遣必生事以迎合朝廷然莫敢言者予見暘叔
暘叔逆問曰君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
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心既知利害所在事
有名件而使往按寔之耶其亦未知利害所在謾遣
出外總捕諸事也暘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
未遣使寬恤諸路事無所措行者各務生事既還奏
例多難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暘叔曰吾昔奉勅
看詳寬恤等事如范堯夫輩所請皆中理對曰今所

遣如堯夫者有幾賜叔又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無深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賜叔召予及惠卿端於密院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以議可以一劄子乞催行之惠卿覺非其黨中意不樂謾具草無益也然介甫竟不得賜叔胷中事及朝廷將命相以讓賜叔賜叔既得位不復肯行條例事三人遂相失天下謂賜叔為簽相

蘇黃門龍川畧志第三

蘇黃門龍川畧志第四

許遵議法雖妄而能活人以得福

知潤州許遵嘗為法官奏讞婦人阿雲謀殺夫不死獄以按問欲舉乞減死舊說鬪殺劫殺鬪與劫為殺因故按問欲舉可以減謀而殺則謀非因故不可減士大夫皆知遵之妄也時介甫在翰苑本不曉法而好議法乃主遵議自公卿以下爭之皆不能得自是謀殺遂有按問然舊法一問不承後雖犯者自言皆不得為按問時欲廣其事雖累問不承亦為按問天下皆厭其說予至齊齊多劫盜而不知法有按問則未有盜而非按問者二人同劫先問其左則按問在左先問其右則按問在右故獄之死生在問之先後

而非盜之情又有甚者捕人類多盜之鄰里所欲活者輒先問之則死生又出於用情予見而歎曰惜哉始議按問者之未究此弊也因以語齊守李誠之誠之亦嘆曰吾儕異日在朝當革此弊予曰雖然導議則非而要能活人吾議則是而要能殺人予意亦難改之誠之曰信然奈何而可予曰昔劫盜賊三千而死今五千而死矣有常也必欲改是增至七千而死庶幾可耳後十餘年謫居筠州筠守許長卿導之予也言其兄弟及諸子仕宦者十餘人而郎官刺史至數人予復歎曰導之議妄甚矣而子孫仕者若是其多也一能活人天理固不遺之也哉

張次山因一婢知周高而刺配海島

田隄周氏以財雄於齊有祕書丞高者尤驕縱不法嘗自京師載妓妾數十人遊杭州其一人以妬害自沉死及還齊其父母邀賄謝不滿意訴之長請令張次山取證左治之亦無他矣會次山之婢本周氏隸也自牖窺之歷指所從來一人本高父妾嘗生一子次山即以長吏舉行之高坐刺配海島而死齊人快之李誠之嘗語及此稱善予曰使我為長請決不舉也誠之曰何故曰民間如此事不為少也偶一婢子知之因而發之以為明彼不知者獨何幸高獨何不幸也事發有端長吏不得已治之可也其發無端自非叛逆不問可也誠之曰此長者之論次山之流固不及

契丹來議和親

予從張安道判南都問契丹遣汎使求河東界上地
宰相王安石謂咫尺地不足惜朝廷方置河北諸將
後取之不難及北使至上親臨軒喻之曰此小事即
指揮邊吏分畫使者出告人曰上許我矣有司欲與
之辯卒莫能得予聞之以問安道安道曰昔慶曆中
契丹遣劉六符等來議和親未許燕人有梁濟世爲
雄州謀者嘗以詩書教契丹公卿子弟先得其國書
本以獻仁宗性畏慎時呂許公爲相奏曰蕃國求
和親漢唐所不免當徐議以荅之者耳元深憂也
仁宗深以爲然及六符至殿上讀書如平日無所聞
六符失色咨嗟出至殿外幄次曰事已漏矣由此有
司與之評議無甚難也今兩朝地界犬牙相入本非
朝廷所詳若以實荅之以付邊議定以問邊臣以疆
場爲職誰敢不盡力而其可否尚在朝廷事莫便於
此何乃面與之決

議賣官麴與榷酒事

真宗皇帝自亳還過宋御樓宣赦以宋爲南都仍弛
其酒禁使民賣官麴十餘家共之更七八十年官課
不虧有監麴院官神宗而監司建議罷賣麴而榷
酒時轉運司方苦財賦不足其判官章粲大喜親至
南都集官吏議之予曰南都賣麴與建都同一敕今
都邑如舊而罷賣麴一不便也昔南都西都皆賣麴
近年西都已榷酒矣此轉運司所據以爲例也然西

都麴戶敗折列狀求罷官不得已而聽今南都麴戶未嘗欠官一錢無故罷之二不便也使改法而官獲厚利不顧而行尚可也今八家造酒每家父子兄弟同幹酒事欲分城內與河上爲兩務每務不過監官二人前四人共十二人此酒戶減半若較其忠志公私相遠至於官本於所費亦復不少但恐權酒之利不如賣麴三不便也今不顧三害而決爲之柰何窳不能難但言本司窘迫萬一有利耳議未決而予謫筠州窳遂決成權法後五年予過南都聞酒課不旋踵而敗又七年予適預議郊赦乃罷酒權而復賣麴南都人大喜

江東諸縣括民馬

予爲績溪令適有朝旨江南諸都市廣西戰馬江東素乏馬每縣雖不過十餘疋而諸縣括民馬吏緣爲姦有馬之家爲之騷然予謂縣尉惇愿曰廣西取馬使臣未至事忌大遽徐爲之備可也吾邑孰爲有馬者惇愿曰邑有遞馬簿歲月遠矣然有無之實尚得其半也即取簿封之又曰何從得馬牙人乎曰召猪牙詰之則馬牙出矣果得曾爲人賣馬者辭以不能曰吾不責汝以馬但爲我供文書耳曰諸州符日至縣督責買馬乃以夏稅過期爲名召諸鄉保正副問之曰汝保誰爲有及格馬者相顧辭不知曰保正副不知誰當知者第勿以有爲無無爲有則免罪矣汝等所具吾將使衆人訴其不實而陳其脫落者不可

不實也人知不免皆以實告復喻之曰買馬事止此矣廣西取馬者至郡則馬出若不至則已矣皆再拜曰邑人幸矣然取馬者卒不至

蘇黃門龍川畧志第四

蘇黃門龍川畧志第五

議定吏額

予爲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貢父同詳定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群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重加詳定事已再上再却矣予偶坐局中吏有白中孚者進曰吏額不難定也中孚昔常典其事知弊所起予曰其弊安在中孚曰昔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最繁莫過於此矣昔銓吏止十數今左選吏至數十事加如舊而用至數倍者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入故竭力勤勞而不辭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爲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

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若干分爲一人今誠抽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若此舊不加多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予曰汝言似得之矣即以告屬官皆不應獨李誠之議曰是誠何爲即與之議曰此群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逐將大至紛愬雖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更不補填及額而止如此不過十年自當消盡雖稍似稽緩而見在吏知非身患則自安心事乃爲便諸公皆以爲然遂申尚書省乞取諸司兩月生事而又吏人不知朝廷意皆莫肯供再申乞榜諸司使明知所立吏額候他日見闕不補非法行之

日徑有減損如此數月之間文字皆足因裁損成書以申三省時左相呂微仲也極喜此事以問三省諸吏皆不能曉有任永壽者本非三省吏也嘗預元豐吏額事以事至三省能言其意微仲悅之即於尚書省立吏額房使永壽與堂吏數人典之小人無遠慮而急於功利即背前約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私所好惡變易諸吏局次凡近下吏人惡爲上名所壓即撥出上名於他司凡閑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卽自寺監撥入省曹凡奏上行下皆微仲專之不復經由三省法出中外紛然微仲旣爲臺官所攻稱疾在告而永壽亦恣橫贓汙狼籍下開封府推治府官觀望久不肯決至宣仁后以爲言乃以徒罪刺配久之微

仲知衆不伏徐使都司再加詳定大率如予前議乃定

放買撲場務欠戶者

予爲戶部侍郎有言買撲場務者人戶自熙寧初至元豐末多者四界少者三界緣有實封投狀添價之法小民爭得務勝不復計較實利自始至末添錢多者至十倍由此破蕩家產傍及保戶陪納不足父子流離深可愍卹乞取累界內酌中一界爲額除元額已足外其元額雖未足而於酌中額得足者並與釋放唯未足者依舊催理候及酌中額而止予善其說奏乞施行天下欠戶蒙賜者不可勝數或號以諫官呂陶所請

不聽祕法能以鐵爲銅者

有商人自言於戶部有祕法能以膽礬點鐵爲銅者予召而詰之曰法所禁而汝能之誠祕法也今若試之於官則所爲必廣汝一人而不能自了必使他人助汝則人人知之非復祕也昔之所禁今將遍行天下且吾掌朝廷大計而首以行濫亂法吾不爲也其人龜俛而出卽詣都省言之諸公惑之令試斬馬刀所後竟不成

王子淵爲轉運以賤價收私販乳香

熙寧中王子淵爲京東轉運判官知密州海舶多私販乳香卽明召舶客入官中以賤價收之自以爲竒言於朝廷中書戶房檢正官向宗儒得之喜曰此法

所禁子淵為監司知人犯法不能禁而出錢買之此罪人也子淵既得罪香皆沒官一時以為奇策元祐初販香者訴之朝廷令戶部支還七分錢議者以為過猶不及也有傳永亮者自言嘗入香於官今二券具在然皆非其本名詰其故曰皆家人耳問其所在及其親屬之在亡皆曰亡之予笑曰安知此非姦人乎尚書李常郎中趙偁皆曰此大商家業數萬緡安得為姦乎予曰為姦不問貧富此事蓋有三說而已永亮實曾入香今無以自明一也得闌遺文書以欺官二也殺此二人而得其書三也三說皆不可知而妄以錢與之本部吏必大有所受不可李趙皆曰永亮泉人可符下實其家前予曰永亮之可疑非為貧也二人固爭之予不得已從之及泉中部家財止百餘千予笑曰今當如何二人猶執欲予會韓師朴為戶部乃止然永亮竟訴都省都省與之時予已去戶部矣

辨人告戶絕事

廣州商有投於戶部者曰蕃商辛押陀羅者居廣州數十年矣家貲數百萬緡本獲一童奴過海遂養為子陀羅近歲還蕃為其國主所誅所養子遂去其家今有二人在京師各持數千緡皆養子所遺也此於法為戶絕謹以告李公擇既而為留狀而適在告郎官謂予曰陀羅家貲如此不可失也予呼而訊之曰陀羅死蕃國為有報來廣州耶曰否傳聞耳陀羅

養子所生父母所養父母有在者耶曰無有也法告
戶絕必於本州縣汝何故告於戶部曰戶部於財賦
無所不治曰此三項皆違法汝姑伏此三不當吾貸
汝其人未服告之曰汝不服可出詣御史臺尚書省
訴之其人乃伏并召養子所遣二人謂之曰此本不
預汝事所以召汝者恐人妄搖撼汝耳亦責狀遣之
然郎中終以爲疑予曉之曰彼所告者皆法所不許
其所以不訴於廣州而訴於戶部者自知難行欲假
戶部之重以動州縣耳郎中乃已

言水陸運米難易

元祐三年春關中水旱提刑司依法賑民不以聞朝
廷呂微仲陝人憂之過甚有吳革者自白波輦運罷

還欲求堂除因議水陸運米以濟關中之朝廷下

戶部且使革領其事革言陸運以車營務車駝坊駝

騾運至陝水運以東南網船般至洛口以白波網船

自洛口般入黃河革見予於戶部予謂之曰吾已謂

君呼車營務駝坊職掌人矣君姑坐待之既至問之

車營務無車駝坊無駝騾予曰此可以賀君矣若有

車與駝騾君將若之何革曰何故曰陸運至難君不

過欲多差小使臣軍大將謹其囊封耳車營務駝坊

兵級多過犯配刺到既行必多作緣故使前後斷絕

監者力不能及所至盜食且賣若不幸遇雨則化爲

泥土君皆莫如之何也革無語復謂之曰至如水運

亦且不易汴河自京城西門至洛口水極淺東南網

船底深不可行且方春網先至者皆赴酬得力網
輟令曲去人情必大不樂及至洛口倉廩踈漏專斗
不具雖卸納亦不如法白波網運昔但聞有竹木不
聞有糧食此天下之至險不可輕易吾已付輦過司
令具可否矣然君難自言吾當見諸公議之及見微
仲微仲業已爲之不肯盡罷予爲刷汴岸淺底船量
載米以往未幾予罷戶部聞所運米中路留滯雖有
至洛口散失敗壞不可計

蘇黃門龍川畧志第五

蘇黃門龍川畧志第六

享祀明堂禮畢更不受賀

元祐四年上再享明堂三省以章獻皇后故事將竣
禮畢百官班賀於會慶殿其儀注取旨太皇太后宣
諭曰天聖中誠有此儀然以吾非薄何敢事依先后
之舊況祀事旣成 皇帝賀於禁中百官皆賀於東
門足矣復安用此爲群臣稱歎以爲不可請及降手
詔明示中外輟時在翰林請至都堂宣聖旨撰詔曰
皇帝臨御海內晏然五經季秋再講宗祀克有君德
以享天心顧吾何功獲被斯福今有司因天聖之故
事修會慶之盛禮將俾文武稱賀於庭吾自臨萬
機日懷我祗畏豈以菲薄之德自比章獻之明矧復

皇帝致賀于禁中群臣奉表於闈左禮文既具夫又何求前朝舊儀吾不敢受將來明堂禮畢更不受賀百官並內東門拜表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戚里僕隸不得改官

高氏之隸有安靜者嘗得三班借職舊法戚里僕隸雖有官不得改安靜援曹氏例乞改官三省進呈欲許之太后曰當如何對曰舊例可與太皇太后曰此非例也對曰此非例而何曰昔神宗臨御以慈聖故特爲彼人改官則孝慈之意也今吾在此而爲家僕改官其義安在依法而已衆皆服稱善輒退書之時政記

皇后外家皆當推恩

上納后禮畢三省具景祐元年十二月慈聖入宮故事和劉從廣楊景宗改官移鎮故事今高氏向氏朱氏皆合以故事加恩太皇太后曰吾輩人家所患官高不患官小罷之可也對曰本不謂官小當遷朝廷舊典不可闕耳太皇太后曰昔章獻垂簾郭后受策初無此例景宗等恩命蓋章后受尊號未久族人未有官高者仁宗欲優其家故耳非垂簾之比也對曰太皇太后雖以高氏故欲深自抑畏其如故事何太皇太后曰外家恩澤方欲裁損又可增長乎對曰此盛德之事敢不奉詔當備錄付史官耳先是內降聖旨皇城使帶御器械朱伯材加遙郡刺史三省奏皇帝納后不遠舊例兩官及太妃閤皆當推恩親族

今若先推恩伯材恐成重復乞且留俟詔可至是宣諭納后既不加恩外家今緡國長公主將下嫁舊例母當進秩而太妃名位已隆無可復加可推與朱伯材對曰如此雖獨加恩伯材有名矣請俟溫國下嫁日施行三省又具內殿崇班孟固三班奉職孟陞右宣德郎孟昌齡滎陽縣尉董桓皆以皇后親乞赴闕朝賀今納后禮畢恐當擢其親近依景祐元年曹傳曹佑例轉官太皇太后曰見有親第一人係白身須推恩對曰董桓亦係皇后姊夫太皇太后曰昔魯王亦慈聖光獻姊夫未常推恩對曰甚善皇后諸親將來年例恩典自可漸及也

李湜復議罷蒔竹

朝廷先使唐義問處置渠陽兵將敗亡僅乃廢之後使謝麟廢蒔竹麟以謂楊氏蟠據湖南北溪洞部族相連接湖北先廢渠陽湖南蠻知蒔竹必廢謀之已久今欲急行廢罷恐難以成功請稍遷延歲月以俟其便諸公疑其立異即罷麟潭州以李湜代之湜至議罷蒔竹復如麟說諸公相視而怒時予初爲尚書右丞謂諸公曰蒔竹之議經帥臣二人矣而所言如一胡不姑用其言若數月之間其功不成責之未晚也諸公色解乃從其請未幾湜誘說蠻酋楊光潛使親帥部族裹送蒔竹兵民器械還漢奏至許之仍以蒔竹見糧分賜蠻中饑人凡蒔竹畜聚皆安然而至不遺一矢不殺一人蓋麟之議本不爲過也

西夏請和議定地界

元祐初西邊諸將守朝廷約束不敢妄行侵掠夏人雖時遣信使然初不言疆場之事朝廷深悉其意蓋欲彊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故亦忍而不問二年夏人始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復遣使求和請地朝廷始降詔許之然約先議定地界然後付以歲賜久之議不能決三年春夏人多保忠以兵數萬壓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而去朝廷旣隱不問又遣劉仲馮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爲詞不復遣使入謝仍再以兵犯涇原四年乃復遣使來賀坤成且議地界朝廷急於懷柔即指揮不候分畫地界先以歲賜與之尋覺其非即於地界之議多方艱難不守

已定之約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復違背前約侵築堡寨屢以數致寇予自爲諫官及任中憲隨事獻言或蒙施行或不納用今不復載事具奏議五年備

位政府明年六月熙州奏西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上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仍乞因其退軍未能復出之際移近裏堡寨於界上修築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諸公會議都堂予問之呂微仲曰相公須先定議方今是欲用兵是不欲用兵然後議此事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予凡欲用兵先論道理曲直我若小有不直則兵決不可當用須朝廷與西人商議地界此理最爲簡直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住處當中爲界西人不從朝廷亦便不報蓋朝

廷從來失在先易後難此則先易之也後來既許用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要約纔定朝廷又要兩寨中間侵係蕃地一抹取直西人黽俛是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西人亦又相許凡此皆後難之實也後來朝廷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西人地百數十里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且元約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立界仍言非所賜城寨係延州寨門義合石州吳堡蘭州諸城寨通遠軍定西城即不言秦州隴諾堡係祖宗舊疆豈得名爲非所賜城寨耶以此之故今執政太半知其不直而沉於西人乎今雖欲不顧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

聖肯未從來大言斷送朝廷用兵不過范育姚雄狂生一二人耳今西人壓境姚雄引兵於榆木盆中藏避不出王文郁引三萬於通遠軍閉城三日雖強弱衆寡不敵然亦足見此輩非如古人能以少擊衆可恃以制敵者也而朝廷信其妄言輕結邊釁難矣劉莘老曰持不用兵之說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予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分全敵人橫來相尋勢不得已然後可也今吾不直如此萬一兵起之後兵連禍結殺人費財三五年不得休柰何諸公乃許不行熙河之計然予欲結其妄作終不肯明日面奏之轍曰西人引兵十萬壓熙河境上並不他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堙巉其意可見非西人

之罪皆朝廷指揮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指揮亦不
至大段不直轍曰熙河帥臣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
信棄西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爲方今堡寨雖
或可築不知秋深馬肥西人能復引大兵來爭此否
如此兵連禍結必從此始諸人皆曰今來朝廷已是
不許轍曰幸而朝廷知其非而不許若不加詰責帥
臣必自以爲是生事不已或復再有陳乞諸人曰竢
其再乞詰責未晚太皇太后曰亦聞多緣引惹致寇
且與約束轍曰領聖旨於今來文字添入約束語行
下然諸人猶曲加保庇但添顯屬生事一句而已然
蘭州六月已遣人深入西界以遠探爲名殺十餘人
予曰邊臣貪功生事不足示威但足以敗壞強議理
須戒約不聽七月又以河灘打草遣兵防護爲名殺
六七人生擒九人微仲覺其不便欲送還生口予力
贊之乃具奏其事轍曰邊臣貪冒小勝不顧朝廷太
計極害事今送還九人甚善然邊臣須當戒敕微仲
曰近日延安將李儀深入以敗事彼責蘭州深入得功
以爲戒轍曰李儀深入以敗事彼責蘭州深入得功
若不戒敕將謂朝廷責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太皇
太后曰然便與戒敕乃行下然七年西人竟大入河
東朝廷乃議絕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爲淺攻之
計仍令熙河進築定遠城西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
環慶朝廷復議令熙河進築汝遮衆議皆允獨中書
侍郎范子功立共議詰之無說予度其意趙高昔在

延安議疆事欲以綏州二十里爲例熙河指其不便
議久不決而高死子功與趙高姻家仲馮分廳行且
告之曰公才地界之議欲依綏州於延安則可他路
遠者或至七八十里槩以二十里可乎雖然此非特
公才之失朝廷亦自不審耳方今共論國事親舊得
失不宜置胷中也韓劉撫掌稱善子功悻然不可會
西人乞和議遂不成旣而蘇子容以事罷相子功以
同省待罪因遂其請似以汝遮故也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六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七

議修河決

元豐中河決大吳先帝知不可復還故道因導之
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
患本非深患也元祐初朝廷未能究悉河事文潞公
爲太師平章事爲重臣微仲安厚卿從而和之始謂
河行西流入泊泛久必游淺異日或從北界北入海
則河朔無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計諸公皆莫
能奪呂晦叔時爲中書相予爲舍人謂晦叔曰聞方
欲回河公自視勇智孰與先帝勢力隆重能鼓舞
天下孰與先帝晦叔曰何敢擬也曰河決而北自
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勇智勢力過

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不因其舊而條其末備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爲責也重矣晦叔唯唯曰當與諸公籌之然自是回河之議紛然而起予自爲戶部而論之至於中司章凡十餘年上中間晦叔爲司空病愈予間見之不復言河事晦叔自言曰河事終當與諸公講之尚可上也未幾公病不起竟莫之救予爲中司曰最後言河上三事其一乞存東岸請豐口其二乞存西岸披灘水出去處其三乞除去西岸激水鋸牙朝廷以付河北監司及爲尚書右丞河北監司從二事惟鋸牙不可去予於殿廬中謂微仲鋸牙終當如何微仲曰若無鋸牙水則不東水若不東北流必有患予曰分水雖善其如北京百萬生靈每歲夏秋常有決溺之憂河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故道雖中間通流兩邊游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莘老曰今歲歲開撩正爲此矣予曰淤却一丈開得三尺何益於漲水過後盡力修完北流隄防今能勝任漲水徹去鋸牙免北京甚急之患此實利也莘老曰河北監司皆不知此言爲之柰何予曰外官觀望故爾何以言之張邃明雖言鋸牙常存而乞大修北京簽橫隄所費不訾則準備鋸牙激水之患耳微仲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予曰彼此皆非目前見則須以公議言之也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爲便某且奏上件語 太皇太后曰右丞只要更商

量爾轍曰朝廷若欲慎重乞候漲水過見得故道轉更淤高即併力修完北隄然後徹去鋸牙如此由且稍便既至都堂二相令批 聖旨並依都水監所定予謂堂史適已奏知乞候漲水過則別行相度莘老大不悅微仲知不直意稍緩明日改批不得添展而已至八年正月進呈臺官言河事十章李之純董敦逸黃慶基乞回河東流揚畏乞差官相視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土堰闌定河流以免淤填時微仲在告子容以下皆言商量未定轍奏曰河事至大議論久不決須至具奏本末昔 先帝自河決導之北流已得水性隄防未立每歲不免決溢此本黃河常事只爲數年朝廷要回河故王孝先吳安持等橫生河事昔者北京已南黃河西岸有闕村樊村等三斗門遇河水泛溢即用開此三門分水北行於無人之地至北京北却入合天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只自建議回河先塞此三門築西隄又作鋸牙馬頭約水向東直過北京之上故連年告急東流既久故今之東流遂多於往歲見今大臣力主分流之說然分流有害何者每秋水泛漲分入兩流一時之間稍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則生淤既分爲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向東向北蓋未可知臣等昨於都堂問吳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今年安知河水不自北 太皇太后笑曰水官尚如此言他人又

安敢保轍又奏臣今但欲徐觀夏秋河勢所向水若東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似此占穩而行方是朝廷處置若要行嶮徼倖萬一成功此則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乞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既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 太皇太后笑曰若令結罪須道執政恐持他他水官由不能保河之東北時暫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別商量轍曰臣迫於異同之論故乞遣官出自聖斷只朝廷商量亦可太皇太后曰縱令結罪事敗然後施行何補於事臣曰誠如 聖旨昔條六塔河責李仲昌狀其後敗事隨加責降此昔富弼等之失今不足復用時微仲在

告二月方出予具述上件所奏微仲口雖不伏而意甚屈即日軟堰且令具功料申朝廷更行相度予曰如此終未得了當然亦且可初八日予在式假不預進呈三省得旨批云依都水監所奏候下手日具功料取指揮予謂非商量本意即入劄子論其不可至十二日入對奏曰臣近論河事今日呂大防不入不敢進呈然自去年十一月後來至今百日間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搖撼朝廷容臣一一敷奏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有狀乞一面措置河事臣記得舊有朝旨馬頭不得增損知安持意在添進馬頭即商量行下除兩河門外許一面措置安持姦意既不行第二次乞於東流北添進五七埽緝臣又知安

持意欲得此指揮恩而多進埽緝約令北流入東即
商量指揮今轉運司進埽緝不得過所乞數安持姦
意復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門百五十步臣又知安持
意在回河改進兩馬頭之名爲留河門以欺朝廷即
又商量不行其言安持知說又用第四次即乞作軟
堰大抵安持四次擘畫只是一箇回河意度朝廷必
以其言爲是前來三次因何不行至今不見患害末
後一次顯是不消行遣兼臣已令中書工房問水官
兩事其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濶幾里水面
濶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濶三百二十步有何
緣故其二勘會東流河門見今濶幾步每年漲水東
出水面南北濶幾里南面有無隄岸北京順水隄不
沒者幾尺今來北流若果淤斷將來漲水東行係合
併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盡今來理合候取到
王件二事方可予奪若不候此文即便施行實大
草草 太皇太后皆以爲然二十四日同微仲等進
呈微仲曰蘇轍所議何事今來軟堰已不可作別無
可施行蘇轍曰軟堰本自不可作然臣本論水官百
日之間四次妄造事端動搖朝聽若今依舊供職病
根不去今後準前妄作萬一朝廷照管不到行其所
言河朔生靈被害不小蘇轍所乞差官按實是非明
示賞罰此言極當乞依此施行大抵安持小人不可
信用微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別用好人不得所以且
用安持轍曰水稍落不能東行却射西岸打破張包

呂外地勢卑下水勢猛惡見與東流皆通行河難遙
度恐須令逐司共議乃得其實 上曰此事不小當
使衆人議之方施行二十八日奏事罷 上特宣諭
曰黃河利害非小事也可遣兩制以上二人按行相
度堯夫等皆曰河上夫役將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役
事轍曰臣去年嘗乞遣官按視得 太皇太后以謂
水官久在河上由不能保河之東西今聚驟遣人恐
亦難決 上曰此非細事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
亦何損堯夫等唯唯退差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
御史并亮來往二人歸極以北流爲便方施行劉仲
馮援舊例乞密院預河議仲馮本文潞公吳公卿門
下士也所言紛然呂并之議遂格而轍以罪出其後
六年間河遂復故道而元符元年秋河又東決浸陽
穀河執要不改舊而人事不可知耳明年河遂北流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七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八

陝西糧草般運告竭可撥內藏繼之

商賈入東南末鹽錢舊法屬權貨務以應副河北見錢鈔熙寧以來諸路苗役坊場寬剩錢舊止在本路封樁非上供數元祐初苗役既罷寬剩錢所在山積諸公擘畫計綱般入京師特置元豐庫收管以應副陝西糧草元豐大抵以此錢爲根本其他蓋微末矣議者以謂左藏之外特置此庫與唐瓊林大盈何異後世啓人主侈心非良策也此庫時隸尚書予爲右丞有三老吏稍諳事呼問之曰末鹽錢其源無窮然辨河北軍糧所餘無幾矣所以應副陝西者賴苗役封樁錢耳此錢今雖尚多然十年後般運告竭柰陝

西何二吏曰未嘗議及此請徐思之久之乃告曰此錢用盡則無繼矣然陝西糧草舊三司亦不能供蓋恃內藏庫時有撥賜耳予曰我所聞正如此乃與微仲議之微仲愕然蓋初不慮此也予曰內藏不撥賜久矣絀絹絲綿至積久損爛出賣每疋二三百者由此故也若今不講後難復矣微仲以元豐蓄聚爲己功不樂予說然以相拒乃因陝西闕乏乞撥一百萬貫朝廷應副其半及宣仁山陵事起舊例內藏撥二百萬貫微仲曰不必請之內藏只元豐可了予曰雖然不若循例而愛惜元豐不得已見從

議罷陝西鑄錢欲以內藏絲絀等折充漕司

陝西歲鑄錢折二錢二百萬貫用本一百萬貫鐵錢

銅貴而與銅錢並行又重而難徙由此陝西幣輕物重商販沿邊者回無以爲貨非換鹽鈔則負銅錢以出故銅錢日少鐵錢日多官吏卒伍月得料錢每一千當六百而已而入中邊糧及販賣絲絹者率要重價戶部一造飛鈔以給邊郡邊郡以給商賈持入元豐庫請錢尤爲私便是時四方商賈不行惟陝西道路如織微仲陝人意尤主之議者言陝西舊不鑄錢而內藏庫歲以絀絲賜陝西漕西邊苦寒得之易售而今皆不行故陝西尤用元祐七年劉忱張景先以漕事同至京師見予於東府予問之曰聞鐵錢甚爲漕司之患今欲罷鑄一百萬貫漕司旣收鑄本五十萬貫矣其餘五十萬貫以內藏絀絲綿止據元價折

充漕司自以人般運於邊郡依時價出賣以收軍糧於君便否景先起謝曰本司之幸也忱觀望而不荅然竟議不合而止

兩浙米貴欲以密院出軍闕額米先借

元祐六年兩浙大旱米價湧貴上供米百萬斛無所從得官不罷糴則米價益貴糴錢不出則民間錢荒其病尤甚憂之無以爲計予偶止殿廬中謂知樞密院韓師朴曰浙中米貴欲於密院出軍闕額米中借百萬斛如何師朴曰安敢借曰米陳不免賤賣今欲逐時先借而合浙中以上供價四貫銀折還豈不兩便師朴曰如是無不可遂奏行之是歲浙中依常歲得錢而米不出故米雖貴不至甚

天子親祀天地當用合祭之禮

三代舊禮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所祀神祇逐祭各異而一歲皆遍自漢以來每歲親祀夫地或合或別已不可常矣至唐開元中始定每歲常祀皆有司攝事一如三代舊典惟三歲天子親郊則於南郊合祭天地及從饗百神國朝因之凡冬至圓丘孟春祈穀孟夏雩祀季秋明堂大慶恭謝凡皇帝親祀皆用合祭之禮蓋每歲常祀與三年親郊禮全異行宜不可復合其來舊矣至元豐末神宗親祀圓丘罷皇地祇及從祀百神議者疑焉及元祐改元上將親饗明堂轍時爲右司諫奏乞依皇祐明堂神位諸公皆牽於古學不達時變奏入不省及七年

上將親祀圓丘予與諸公面講前議多以合祭爲危
惟呂微仲本好古學鑄喻父之乃聽范子功橫議意
謂天子之事天地如家人之養父母雖不可廢一不
養要不可同養於聽事耳予應之曰父母不可同養
於聽事此禮之微文也三年祀而地不得預此則廢
一養禮之大闕也爭之終不能合及議於上前轍奏
曰合祭別祭各有所據若非朝廷酌量事體輕重大
小斷自聖意臣恐無由了當竊見熙寧十年 神宗
皇帝親祀南郊祭合天地至今已十五年 皇帝即
位又已八年人主並未常親見地祇臣謂此及朝廷
大闕典不可不正也議由未決他日復於上前議之
轍奏曰周禮一歲遍祀天地皆人主親行故郊丘有

南北禮樂有不同異自漢已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
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
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饗太清宮次饗太廟
然後合祀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次
大禮若又不遍則又於人情有所不安故也此近世
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雜亂其
間亦失之矣今別祭之議有欲常郊之歲 皇帝先
以夏至親祀北郊者有欲稽夏至之祀行於十月者
有欲三年祀天三年祀地者然夏至暑雨方作以行
大禮勢必不可夏至之禮行於孟冬其爲非周禮與
冬至無異而數月之間再舉大事力何以堪若天地
之祀互用三年則天地均爲六年乃獲一祭而以地

廢天以卑略尊尤為不順此皆朝廷之大體今范百
祿之言皆禮文末節耳恐難以施行呂大防曰范百
祿之言皆合周禮臣等亦知之但事不可行耳 太
皇太后宣喻曰卿等非不知此蓋事有礙也議尚未
決他日將決於上前行至崇政殿門微仲驟謂予曰
今廢三代舊典而行開元故事可乎予曰今捨三代
而從漢唐者非止一事矣天子七廟今乃一廟九室
廟祀一帝一后今諸后並配事各適時豈必三代微
仲乃伏對 太皇太后以衆議為允於是始復合祭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八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九

董敦逸黃慶基言事不實並出知軍州

監察御史董敦逸言臣轅不公事黃慶基言臣元軾
毀謗 先朝事三省進呈微仲奏曰敦逸四狀言蘇
轍多不應實三省同簽文字皆以為某之罪慶基三
狀言禮部侍郎蘇軾任中書舍人日所撰李之純等
六人吉文涉譏 先帝其間陸師告一道係范百祿
詞非軾所撰然臣竊觀 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
以鞭撻四夷而一時群臣將順大過故事或失當及
太皇太后與 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民蓋理
然耳昔漢武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
多行寢罷明帝好察多興慘獄章帝承之以寬厚當

時天下悅服並未有以爲謗毀 先帝者至如本朝
真宗即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 仁宗即位罷修宮
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 先朝闕政
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毀謗 先朝者近自元
祐以來言事官凡有彈擊多以毀謗 先朝爲詞非
惟中傷士人兼亦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久
遠不便臣轍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告觀
之其言及 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鯀終
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譏毀 先帝者
耶然臣聞 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
改耳元祐初改正乃是追述 先帝美而已 太皇
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當時大臣數人其
間極有不善不肯諫止微仲曰聞求洛敗後 先帝
常曰兩府大臣略無一人能相勸諫然則一時過舉
非 先帝本意明矣 太皇太后曰此事 皇帝宜
深知之微仲曰 皇帝聖明必能照察此事於是得
旨敦逸慶基並知軍事差遣

議除張茂則換內侍舊人

元祐八年十月末 上遣張茂則傳宣非久替換內
中舊人却於轉出大使臣內抽取數人令寄資充內
中差遣轍曰 上左右須得是當人乃可況 上初
聽政中外觀望舉動不可不慎又 太皇太后在日
至公無私人情未免憎愛所用人尤宜慎擇留伏事
祖宗歲久今此用人宜 上選擇茂則唯唯而去十

一月二日崇政殿開幕次密院出劉瑗以下十人姓名並換入內供奉官倉卒不審但將有過犯馮景等二人先持服劉瑗李愨二人行外抽取六人既退講議乃知祖宗無抽取寄資例至初四日見上論之轍奏曰陛下方親政中外賢士大夫未曾進用而推恩先於近習外議深以為非臣等淺陋前日失不聞陳今已無及陛下今後慎之而已至十日密院後出內批以劉惟簡隨龍權入內押班梁從政吳靖方先帝隨龍除從政內侍直都知靖方帶御器械十一日垂拱殿幕次商量本欲伸前議以非初政所宜方進呈未及開陳微仲卷起文字曰依已得聖旨衆愕然而退十一日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十二日中堂會議微仲曰先取六人祖宗無例密院倉卒將上失不理會予曰吾輩亦自失之不可推過密院堯夫曰侍郎言是也微仲曰宰執論事當據條例六人無例可以追改惟簡等三人皆有近例不可論也予曰追論六人而僉三人似畏強凌弱不如并論而罷之堯夫助微仲曰惟六人可論韓朴繼至亦言此三人有例無可言者劉仲馮曰只論三人可也諸公若能協力何事不濟予曰相公欲并論六人亦無不可使六人雖去而三人不罷呂舍人何緣肯止縱改差姚舍人耻不若人亦須封還則益張皇愚謂不若并論縱不盡從徐更籌之但吾儕一心上前無一可一否之論即善矣微仲曰來日見

上若未從即奏俟再見詳議可也予稱善十四日進呈希純狀上曰只爲禁中闕人兼有近例微仲曰雖知此衆議頗有未安師朴曰此與馮宗道梁惟簡例正相似轍曰此事非謂無例蓋謂親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觀聖德首先擢用內臣故衆心驚疑耳然臣等前者不能仰回聖意致使宣布於外以致有司封駁此皆臣等罪也仲馮曰雖有近例外人不可戶曉但以率施行爲非耳微仲曰致令人言浼瀆

聖聽以實臣罪今若不從不言其餘舍人亦未必肯奉行轉益滋章於體不便況人君以納諫爲明若屈已從衆於聖聽愈光臣聞太祖一日退朝有不悅之色左右覺而問之太祖曰適對臣僚指揮事有

失當至此悔之由此觀之人君以無失爲明以能悔改之爲善耳上釋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廟取旨也轍又奏曰臣竊聞仁宗聽政之初即下手詔凡內批轉官或與差遣並未得施行仰中書樞密院審取處分史記之是時上乃親閱庶政中外聞之人情大悅正與今日事相類矣陛下誠以仁宗爲法天下之幸

議奏薦門客

舊例制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元祐九年皇太后之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州富人竇氏舊未有法范堯夫無以裁之一日中請予至都堂與李邦直議之予曰上始親政皇太后閣下事自當遍議

之車服儀制一也月給二也奏薦三也今車服儀制已付禮部矣 皇太后月給尚書已奏乞依 太皇太后矣皇后妃宜付戶部議定至於奏薦亦當量有所予亦付吏部可也 此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施行於禮為便明日奏之 上曰月給留族內中批出奏薦 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邦直獨奏曰此可為後法今姑與之可也上從之他日殿廬中邦直言 仁宗朝殿前指揮使李璋違法有所陳乞 仁宗重違之張果卿時在密院固執久之乃從又以璋亂法乞加罪責 仁宗黽後許之韓魏公同在殿上歸而嗟嘆以為不可及予曰此事他人不知邦直魏公之婿乃得知之

雖然非知之難蹈之實難坐中皆哂而邦直安然無愧容

議賑濟相滑等州流民

九年二月初司農卿王孝先言賑濟之餘軍糧匱竭又送伴北使張元方等還言相滑等州饑民衆多倉廩空虛予見范堯夫鄭公肅議曰此事不可不令

上知二人皆不欲曰侍郎何以爲計却恐 上聞及

予曰雖未知所出然當令上知之昔 真宗初即位

李沆作相每以四方水旱盜賊聞奏參知政事王旦

謂沆曰今天下幸無事不宜以細事撓 上聽沆曰

上少當令常聞四方艱難不爾侈心一生無如之何

吾老不及見此奏參政吳日憂也堯夫曰善劉仲馮

曰誠宜先白若 上先言及不便既而堯夫先奏近
日張元方自河朔來言流民甚衆轍曰元方言見相
州見養流民四萬餘人通利軍一萬餘人滑州三千
餘然軍中月糧止支一斗其餘盡令坐倉蓋廩已空
矣恐別生事上曰爲之柰何轍曰滑州已支山陵餘
糧萬石與之可以支持一兩月耳兼京東賑濟司準
備糧食太多提刑司又太多已令安撫轉運司再相
度去訖須俟見得去着更議應副又京城賑濟應副
備至然省倉軍糧只有二年五箇月備臣曾令王孝
先具的實數劄子在此 上曰何其寡備至此轍曰
此非一日之故蓋累年官賣米太多去年臣曾與呂
大防商量限市價九十以上乃賣今爲饑饉只賣六
十蓋不得已也熙寧初臣在條例司竊見是時有九
年已下糧 上曰須九年乃可轍曰九年未易遽置
但 陛下常以爲意慎事惜費令三五年間有三五
年備亦漸可也臣之愚意以爲朝廷新經大喪繼以
荒饉匱乏若災止如此尚可萬一更有水旱將何以
繼之方今正是君臣恐懼脩省之日不可不知耳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十

李昊言養生之術在忘物我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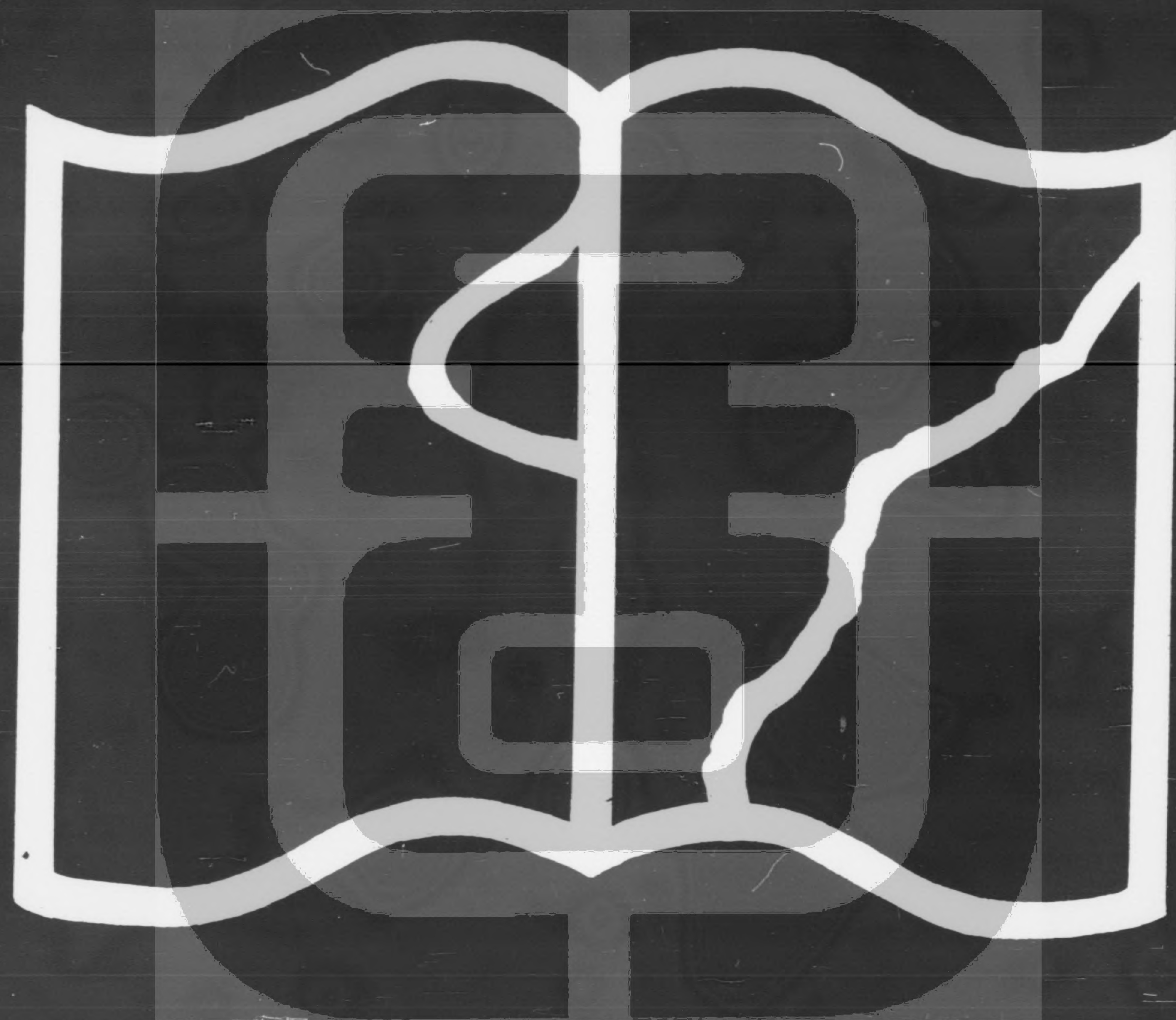
李昊來陳時年八九十歲矣顏色已衰然善篆符人有鬼者得其符鬼或去陳述古官舍多鬼迨不復安居昊居其西堂鬼即爲止予問昊何以能爾昊曰述古多欲故爲鬼所侮吾斷欲久矣故鬼不敢見非他術也間問其所以養生者昊曰人稟五行以生與天地均五行之運於天地無窮而人壽不過百歲者人自害之耳人生而知物我之辨內其在我而外其在物物我之情不忘於心我與物爲二則其所受五行之氣判然與五行之大分不通因其所受之厚薄各盡其所有而止故或壽或夭無足怪也今誠忘物我

之異使此身與天地相通如五行之氣中外流注不竭人安有不長生者哉

鄭僊姑同父學道年八十不嫁

歙州鄭僊姑之父曰鄭八郎學道者也家於歙之東嶽廟前家有一小閣姑幼與父居閣上客至父見客閣下姑自上捧茶湯下率以爲常然人未常見閣上有煙火父死殮棺中不葬姑言父非死也如是數十年未嘗出城門人或見之百里外亦略言人灾福以此歙人大敬之予爲績溪令欲一見會邂逅到縣謁之聞其舊宅歲久摧壞是歲大風雨夜中屋毀有聲鄰居疑其壓死且往視之偶有一木斜倚床上得不壓而姑鼾睡未覺人尤異之予問其年曰八十矣然

處女也予詰姑年八十而不嫁何也曰吾誦度人經故爾予曰度人經安能使人不嫁曰此經元始天尊所說元始天尊生於天地先立於天地外安得不爾予曰姑誤矣安有人能出天上者曰此非他蓋亦道耳予曰道則能爾然何與姑事曰君謂道不在我然我身何者非道予歎曰姑乃知此耶明日略訪我當具一齋姑曰我隨有而食不擇葷素明日即至略能飲酒食肉予問以養生曰君今如器已破難成道予徧以術問之如導引嚙納燒鍊皆非是予曰竟以何者爲是徐曰人但養成嬰兒何事不了予曰嘗有人於百里之外見姑襁嬰兒往耶微笑不荅予偶復謂曰姑家在嶽廟前廟中望水西山林極佳姑亦常



原件破损

至願上否曰我道家不信神佛未常往也予曰道家不信神可也如佛與道何異佛說般若心經與道家清淨經文意皆同姑誦清淨經予覺其不習佛法因問之曰經所謂五蘊何物也曰五行是也予笑曰姑未常學佛而遽忽之可乎五蘊則所謂色受想行識是矣姑默默而已

費長房以符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

成都道士蹇拱辰善持戒行天心正法符水多驗居京城爲人治病所獲不貲元祐末自天壇來予問之曰世傳費長房得符於壺公以是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因以殺長房子爲天心正法亦知此何等符耶且符既能制百鬼不免爲鬼所竊何也拱辰不能

荅反問予曰公豈知此符也予告之曰此非有符以法救人而無求於人此則符也道士之行法者必始於廉終於貪此長房所以失符而死也拱辰稱善今不見拱辰六年矣聞其法不衰豈能信用吾言耶

徐三翁善言人灾福

秦州天慶觀布衣徐三翁不知所從來日掃觀中地非衆道士殘食不食時言人灾福必應予兄子瞻自黃州起知登州見而問之曰君無作官即善子瞻信之而不能其後果有嶺南海南之行時予亦自績溪被召爲校書郎至高郵遇秦觀適欲見翁予因託問之翁書靈寶度人經二句授之曰運當滅度身經太陰道家言道士尸假謂之身經太陰後七年予

自門一作郎謫知汝州自汝復來袁州一作至徙筠自
筠徙雷自雷徙循自執政爲散官居嶺南豈非身經
太陰耶然方赴袁州過淮南復遣人往問翁翁復書
二句授之曰十遍轉經福德立至謂所遣人曰十數
也過去十見在十觀中人言翁每有所書未嘗自解
釋宜謹識之予見之驚曰術者言予已過成運十年
多福見行酉運十年多厄豈翁所謂也按經文身經
太陰與十遍轉經一章前後語也今子流竄患難已
六年矣豈十年之間當有再生之理即異日北歸當
竭公謝之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十

程